

专访中国螳螂拳第九代传承人于永波

传承非遗文化,授艺不藏私

本报记者 孙淑玉

2014年6月14日是第九个中国文化遗产日,螳螂拳作为烟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,已传承到第九代。

作为螳螂拳非物质文化遗产九代传人,于永波是中国最知名的螳螂拳高手之一。他11岁从师专习螳螂拳,苦练多年后能以单指碎绿豆,挥臂断石柱,他为了传承武术文化不仅义务授徒还专门到学校开课教授螳螂拳。



于永波说,打拳,讲究的是快和力量,必须把动作做到位,才有精气神。本报记者 韩逸 摄

一招功夫
几十年功底

苦练螳螂拳38年,“铁砂掌”、“铁臂功”这些只能在电视剧和电影中看到的功夫,于永波样样都行。单指碎绿豆,挥臂断石柱等也不在话下。于永波坦言,最初练习螳螂拳是为了免受欺负,先后跟随刘美杰、李成周、王启增三位师傅学习,他对螳螂拳也有了更深的认识。

一身休闲装扮,说起话来和声细气,49岁的于永波看去儒雅谦和,完全和武术、搏击不搭界。

俗语说练拳不练功,到老一场空。很少有人知道,出身武术世家的他专修螳螂拳已经有38年。也不会有人想到,看上去温和的他为练硬功,能在3年时间内每天挥臂向树8000下,任胳膊肿胀充血也不曾放弃过。

日日练功,于永波指关节处留下了厚厚的老茧。常年挥臂向树,他的胳膊肌肉结实,坚硬无比。

“螳螂虽小却勇敢,不管遇到多强大的对手从不会放弃。”于永波说,螳螂拳风格非常突出,是十八种拳法所提炼的精华汇总,拳掌肘膝、腿脚臂身并用,配合提拿封闭、黏贴帮贴等手法,闪转腾挪勾搂采挂,以灵活的步伐和密集连续的手法与对手博弈,使人防不胜防。

2007年,首届“黄山论剑”武术大赛中,于永波的螳螂拳夺冠,引起关注。之后多次获邀做武术大赛的裁判或武术段位的评委。后经申报和多轮评审,于永波被评为中国螳螂拳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九代代表性传人。

授艺
不藏私

如今声名在外,尽管从没过开过专门的武馆,只在业余时间免费教学,于永波的时间仍不够用。每天都有慕名而来的人登门,或求强身健体之术或拜在门下学艺。

“明天有徒弟过来学习,周末还有外地的过来。”于永波说,螳螂拳靠的就是手把手的言传身教,在教授过程中需要观察纠正,只看录像模仿不知道有关学习方法和练习程度,容易出现

“作为一个中国人,除了责任还有情感,我们要对得起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。”常年参加各类武术研讨会,于永波发现,在追求最大物质利益化的今天,传统武术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,武术传承方面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。

误差。

从1986年开始收徒至今,已先后有近百人拜在于永波门下。省内的莱阳、淄博,甚至远至加拿大、法国,都有人慕名前来。

不图名、不图利的于永波在收徒时却有着自己的坚持。受外敌入侵历史的影响,从不设收徒门槛的于永波坚持只教中国人。

这之外,49岁的于永波还专门到工人子女小学、葡

萄山小学、文化路小学开课教授螳螂拳,带孩子们感受传统武术的魅力。

“虽然有些孩子学得很起劲,但大多数孩子都吃不了苦,只把这个当兴趣。”在于永波看来,孩子是祖国的未来,是文明的延续和传承者,教授孩子们螳螂拳是传承的重要方面。尽管现实发展并不如意,他仍愿意坚持,“至少让孩子们知道有这种拳。”



于永波收集了各种影印版本的拳谱,他想誊写出一份通俗易懂的,融入自己独特心得的拳谱。本报记者 韩逸 摄

重编拳谱
方便后人

“练武是个心身修炼的过程,螳螂拳能让人更勇敢和坚韧,对人的品格、意志很有帮助。”于永波说。

止戈为武,贵在修心。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瘦金体的“上善若水”,运笔飘逸却不失其肉。案头放着刚抄好的小楷《心经》,只要有时间于永波都会练上几笔。于永波说,螳螂拳讲究硬、快和力量的三者结合,单纯教招式不能很好地传承,而快与力量考验传承人的体力,他担心

年龄一天天大了,心有余而力不足,打不出螳螂拳的气势,无法更好地教授技艺。

“去年眼睛熬坏了,有半年没敢写,耽误了不少事。”1983年,从恩师处学得螳螂拳谱后,研读过程中他发现,繁体字版本的拳谱晦涩难懂,不利于后人学习。那之后,于永波开始苦练书法。

重抄了三大本拳谱,又细心搜集了三家古谱,于永波有了大胆的念头,重新整理简单易懂的拳谱,并将自

己这些年的感悟融入其中,方便后人领悟。“今年下半年就开始整理,这事办成了我也就心安了。”

曾经,于永波也想过通过开拳馆传承螳螂拳,但因资金问题作罢。如果有可能,他希望通过拍电影、电视剧等方式传播螳螂拳。

“如果能有不同主体参与保护,成立中国螳螂拳文化传播基金会,肯定会对螳螂拳的发展大有帮助。”于永波不无期待地说。

相关链接

烟台国家级
非遗项目(13项)

海阳大秧歌、蓝关戏、胶东大鼓、八仙传说、长岛渔号、胶东全真道教音乐、八卦鼓舞、螳螂拳、莱州草辫、掖县滑石雕刻、黄金溜槽堆石砌灶冶炼技艺、渔灯节、烟台剪纸。

阅读延伸

部分非遗项目
已走出国门

记者从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获悉,目前烟台市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3项,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3项,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97项。其中,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4人,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6人,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17人。

近年来,政府相关部门坚持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,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,使得一大批珍贵、濒危并具有历史、文化、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保护。

传承中求发展,部分非遗项目不仅在当地和国内打出了名声,甚至走出国门,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民俗文化。

“后继无人”
制约非遗保护

烟台的非遗项目得到发展的同时,也面临“后继无人”的困境。

“生活环境变化,也使得部分非遗项目发展遇冷。”烟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曲建鹏说,随着电视、网络的普及,村民娱乐方式多样化,又名盲人调的胶东打鼓渐渐失去了其生存环境,受到的关注愈来愈少,加之表演者多为盲人,其传承人的生存环境也不容乐观。

曲建鹏告诉记者,其中传承过程中,部分村里有海阳大秧歌队,其适合舞台表演的特点也使得海阳大秧歌有机会登上“高雅之堂”,在奥运会上崭露头角。这之余,海阳大秧歌也已被编入舞蹈教程,方便后人学习。

“后继无人和资金问题仍是制约非遗保护的重要问题。”曲建鹏说,传统文化生态环境破坏严重,人们的民俗观念日益淡薄,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“人亡艺绝”的困境。此外,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、发掘、整理、抢救、展演等经费有限,无法兼顾到广大中底层手艺人也是限制非遗项目传承的部分原因。

本报记者 孙淑玉